

当代学术棱镜译丛

/ 媒 / 介 / 文 / 化 / 系 / 列 /

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任天石

思想无羁

技术时代的认识论

原著 [美] 保罗·莱文森

翻译 何道宽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当代学术棱镜译丛

/ 媒 / 介 / 文 / 化 / 系 / 列 /

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任天石

思想无羁

Mind at Large:
Know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

原著 【美】保罗·莱文森
翻译 何道宽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想无羁 / (美)莱文森著;何道宽译.—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3.7

(当代学术棱镜译丛/张一兵主编)

ISBN 7-305-04027-4

I. 思... II. ①莱...②何... III. 科学哲学
IV. N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1024 号

MIND AT LARGE: Know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by Paul Levinson

copyright © 1988 by Paul Leviso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lph M. Vicinanza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3

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登记号 图字: 10-2003-025 号

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
书 名 思想无羁
原 著 [美]保罗·莱文森
翻 译 何道宽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电 话 025-83596923 025-83592317 传真 025-83686347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电子信箱 nupress1@public1.ptt.js.cn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13 字数 300 千
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ISBN 7-305-04027-4/B·307
定 价 24.00 元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《当代学术棱镜译丛》总序

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,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,西学翻译蔚为壮观。百多年前,梁启超奋力呼吁:“国家欲自强,以多译西书为本;学子欲自立,以多读西书为功。”时至今日,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,但他所言西学著述“今之所译,直九牛之一毛耳”,却仍是事实。世纪之交,面对现代化的宏业,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,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。基于这一认识,我们隆重推出《当代学术棱镜译丛》,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。

王国维直言:“中西二学,盛则俱盛,衰则俱衰,风气既开,互相推助。”所言极是!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,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,“风气既开”无须赘言,中外学术“互相推助”更是不争的事实。当今世界,知识更新愈加迅猛,文化交往愈加深广。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,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。一方面,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;另一方面,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。于是,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。虽说“学问之事,本无中西”(王国维),但“我们”与“他者”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。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,不但知己,亦要知彼。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。

“棱镜”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,意指复合光透过“棱镜”便分

解成光谱。丛书所以取名《当代学术棱镜译丛》，意在透过所选篇什，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，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，进而实现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的目标。

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：其一，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，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；其二，不忘拾遗补缺，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。

众人拾柴火焰高。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，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，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。

丛书编委会

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

作者中文版序

进化、知识和技术的相交,是人类生存的驱动力——而且就我们所知,还是宇宙的动力。三者的交叉盖源于两大根基。世人皆知,希腊罗马的政治、思想、艺术和科学的文化,这是其一;与之盘根错节的是犹太教/基督教/伊斯兰教——即“西方”的文化(原文如此——译者)。另一个根基就是中国的遗产——“东方”的文化。可惜,这个传统尚未得到充分的描绘,世人对其认识也有不足。

中国的贡献不只是历史的贡献。请想想中国人发明的火箭。自从火箭问世以来,一切飞离地球的运载工具——从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,到美国的阿波罗飞船,到今天的空间站,再到火星之旅,一直到更加难以想像的未来的太空发现——所有这一切,全部都依靠中国发明的火箭技术。

《思想无羁:技术时代的认识论》这本书,审视太空飞行的认识论意义——也就是它对知识增长和人类命运的意义,同时又考察人类幻想、情感和理性的至关重要的技术体现。本书认为,这样的技术成长既增加我们对宇宙的了解,又增加我们对人类自己的认识。这样获得的知识反过来应用于技术,又使我们重新塑造宇宙——也许这正是人类进化的终极使命,或者说是人类存在的理由,也可以说是宇宙存在的理由吧。

中国在我这本书中屡屡露面,但亮相的次数略嫌不够。因此,我特别感谢本书的译者何道宽先生。我希望,本书的出版能够鼓励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,去分析中国对人类技术的贡献。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努力,几乎每天都在给我们新的启示,使我们更加清楚:我们是如何思维的,我们来自哪里,我们正在做些什么,我们又将走向何方。

保罗·莱文森

美国纽约州怀特平原

2002年6月3日

译者序

译完一本书，一定要介绍作者，梳理其思想，说明该书的主题、结构、精要。我喜欢用序和跋给读者导航，并附录一些著名的评论。如果作者健在，还尽可能请其再做一篇中译本序。这本书的介绍大体也是如此。

《思想无羁》是保罗·莱文森的力作之一。他的主要作品还有《软性的刀刃》、《学习赛博空间》、《数字麦克卢汉》。最后这一本已经由我介绍给中国读者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1年）。

由于这一批力作，莱文森当之无愧地被誉为“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”。他还是一位全才。和麦克卢汉相似，他以文学起家，闯进传播学，并成为著名的媒介理论家。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似乎超过麦克卢汉。单就他的科幻小说来说，就屡次获得雨果奖、星云奖和斯特津奖。他对科幻小说特别衷情，据其相告，他又在写一本新的科幻小说。和麦克卢汉不同的是，他还尝试创作音乐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敢于吃螃蟹，敢于“下海”，率先搞在线教育。1985年，他创办“联合教育公司”，自任总裁，以后又陆续授予远程教育的硕士学位，现在又在酝酿授予博士学位。

莱文森论述数字革命的经济、心理、社会和文化影响。他调动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进行全方位的论证。历史的资源有

文化史、哲学史、传播史、生物进化。当代的资源有新闻、电影和网络。个人的资源则是他横跨多门学科的知识储备。

他的《数字麦克卢汉》是“三合一”的书：麦克卢汉评传、媒介理论专著、信息新世纪指南。

然而，要介绍《思想无羁》，却有一些棘手，给它定性尤其困难。它兼有哲学、传播学的性质，讲知识进化，讲技术演化。如果要给图书馆编目，我真要旬月踟躇。这是一本拓展视野的书。容我借用一些现有的评论，让读者略窥其妙。

莱文森是“‘思想界全球化’的杰出代表……他本人就是实实在在的‘思想无羁’”。

他“研究的是作为技术产品的知识进化。这是哲学和历史的精心杰作……闪耀着幽默的光辉……其明白晓畅令人吃惊”。

“他的思想提升了传播人扮演的角色，使他成为遨游宇宙的船长……”

要说他这本书的成就同样困难。我们先借用一条评论，然后看看他自己怎么说。

“《思想无羁》使莱文森跻身名流，成为大名鼎鼎的媒介理论家。他与芒福德、伊尼斯、麦克卢汉比肩而立，和翁、埃吕尔、波斯曼不相伯仲。”

关于本书的性质，我们引用他两条最简明的自评：

“《思想无羁》描绘网上世界，也描绘人与技术的关系。”“就拿你正在看的这本书来说，它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叙述知识进化。”

这本书涉及到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。

他说到物质和精神的问题：“我认为，无论其起源如何，物质和精神的分歧具有持久的认识论意义。”“精神和物质的冲突在技术之中已然解决了。”“正如康德完全心智的互动论(wholly

intellectual interactionism)一样,马克思完全唯物主义的互动论(wholly material interactionism),不能充分说明作为心物互动的技术是多么丰富而深刻。尽管如此,马克思把行动投入了物质世界——承认人的存在的终极表现,并不是在于认识世界而是在于改造世界。在此,他迈出了巨大、无比重要的一步,他超越了康德,把哲学带进了技术的时代。”

关于理性,他有大篇幅精彩的论述,请读者先尝一尝三条简明的判断:

“我们将用进化论的立场来考察理性,从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。首先,我们暂时搁置一下刚才描述的理性的逻辑问题,看看理性在生物学上的必要性……第二,我们将用一些进化比方来考察理性的自我辩护问题,尤其是‘自我超越’的进化过程。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理性的自我辩护问题,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……第三,我们将考察:盲目的、非定向的进化和预见之中的、目的明确的理性程序之间,有何张力。我们将提出,理性是进化之进化……”

“无论如何,用进化的观点考察理性,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新鲜的思路……用进化认识论的好处,有助于我们评估技术,有助于评估其他依靠理性运行的活动。”

“总之,我们看见,进化论至少从三个方面支持人具有积极的理性能力的观点:(1)它证明理性之生物学必需……(2)它提供了一个自我超越的机制……(3)它假设有这样一个宇宙:原初无目的、无设计的宇宙容许人的自由意志运作,也容许有意义的理性的运作……”

他的知识进化论,从社会进化和技术进化的角度多有论述。他是这样说的:

“诚然,西方始终注意苏格拉底-柏拉图的呼吁:‘认识你自己’。尽管如此,西方智慧的锋芒和全世界科学智慧的锋芒,始

终是指向认识外部世界。”

“技术总是在增长知识,有时在限制知识,随时在影响知识。岂只如此呢。实际上,技术构成知识,给我们的思想和知识提供物质表现,把我的知识使节派驻到世界上去,派驻到整个宇宙中去。”

“但是技术的哲学意义还是长期受到忽视,直到上一个世纪才有所改变。”

“哲学回避技术的原因无疑是值得研究的。不过,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事实:工业革命之前,技术变革的速度很慢,技术存在虽然已经广泛渗透,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难以看见,且视之为理所当然,所以就没有引起哲学家的注意。康德的技术知识贫乏的时代之后不到一个世纪,发明的时代开始之后不久,发明用于传播和工业之后不久,我们就遇到了马克思具有重大意义的、开创新天地的(不过,我将证明有不足的)的工作,他对技术/认识论现象的研究正是这样的。我们首先来看技术能够为康德的困境带来什么。”

“康德说,知识是外部经验加诸于内在认知结构的产物。”

“我们可以根据知识的技术体现把知识分为三种类型:(1) 未经体现的知识;(2) 业经体现但失败或行不通的知识;(3) 业经体现而且以某种最低限度的准确的方式行得通的知识。”

“我们不能把技术与一切知识划等号。相反,我们要认定这样一个观点:技术是成功知识的表现。”

引用他的自评和行家的评论之后,让我们自己来看看,本书的一些突出贡献:

莱文森在介绍《数字麦克卢汉》时,对麦克卢汉做了这样的评价:“麦克卢汉是对的。至少他提供的框架是对的。这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和技术的关系,和世界的关系,和宇宙的关系。这个框架是重要的。它和理解人的心理、生活和物质宇

宙的框架一样重要。”(《数字麦克卢汉》第1~2页)。这真是对莱文森自己绝妙的评价!

请容许我三言两语,概括他的突出成就:

1. “人性化趋势”(anthropotropic)的媒介演化理论。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,用以批判麦克卢汉的“媒介决定论”。(参见第4章第4节对波普尔“三个世界”知识论的批判、扬弃和发展,又见同一章第5节“富有生产力的知识”)他认为,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,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像人,技术在模仿、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,是在模仿或复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,因为我们非常喜欢看自己或自己的某些侧面,而且想要看个够。

2. “补偿性媒介”的理论,用以说明人在媒介演化中进行的理性选择。简单地说,他认为,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,都是对过去某一种媒介先天功能的不足所做的一种补偿。换言之,人类的技术越来越完美,越来越“人性化”。在《数字麦克卢汉》中,他有两段神来之笔:“补偿性媒介证明,技术决定论要逆转。我们不愿意忍受偷窥者汤姆的冲击,所以我们发明了窗帘。我们不甘心让电视屏幕上喜欢的形象飞逝而去却袖手旁观,所以我们发明了录像机。我们不愿意在文字的沉重压迫下洒汗挥毫,让语词从构思那一刻起就被拴死在纸面上,于是我们就发明了文字处理机。拉开距离一看,这些逆转无疑可以被看成是媒介自动的、必然的突变……然而,实际上,它们是人有意为之,是人类理性煽起和完成的逆转。”“因特网及其体现、证明和促进的数字时代,是一个大写的补偿性媒介。这是电视、书籍、报纸、教育、工作模式等的不足而产生的逆转,差不多是过去一切媒介之不敷应用而产生的逆转。许多诸如此类的修补,并不是如录像机那么有意为之,录像机是为了医治电视的短命而苦心孤诣制造出来的。但是……有意发明的媒介,和歪打正着解决问题

的媒介之间的差异为之缩小……数字传播提升了人的理性把握,在这一点上,一切媒介都成为立竿见影的补偿性媒介。”

3. 知识演化的三阶段论:生成——批评——传播。他借用坎贝尔的生物进化分三步论(生成新器官或有机体的阶段;淘汰不适应的特征或物种的阶段;繁殖幸存的特征或物种的阶段),推出知识的成长类似的三部曲:生成或创造新思想的阶段;借助批评淘汰不正确思想的阶段;传播尚未证明为不正确思想的阶段。

4. 泛化的“技术”说。波普尔论述心与物的关系时,提出了一个“三界”图式。这个“三界”说认为,原子、树木和大脑是“第一界”;心智的两个领域是“第二界”(这是一个主观的世界,完全内在于大脑的世界);“第三界”即精神产品的世界,如思想、交响乐、谋略等等。他对这个“三界”图式的改造,用的是泛技术的观点。在他看来,宇宙、自然界、人的世界(包括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产品),都可以看成是物质,也可以看成是技术。他推出的三个世界说,干脆就命名为三个技术:由物质组成的“技术-世界Ⅰ”(T-World 1);由人组成的“技术-世界Ⅱ”(T-World 2),尤其是大脑、思维及精神活动;人“触摸”过的物质、或人造的物质,组成“技术-世界Ⅲ”(T-World 3)。

5. 提出“技术认识论”(technological epistemology)和“技术互动论”(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ism),修正麦克卢汉的“技术媒介决定论”,并且对哲学史上各大家的认识论做了详细的检讨。

莱文森认为,技术是人的智能对外部世界的整理,人将技术置入改变了的外部世界。在此,人的行动开始于心智,结束于物质领域。他喜欢引用、批判和继承康德和马克思的心物互动论(二者心物互动论当然处在对立的两极!),来批评技术对人的影响。他说:“正如康德完全心智的互动论一样,马克思完全唯物主义的互动论,不能充分说明作为心物互动的技术是多么丰

富而深刻。”

此外,数千年来哲学史上各大家的认识论都在他的审视之列,从古希腊一直到20世纪,无一例外。

麦克卢汉喜欢用两个希腊神话故事来说明,技术有无比的威力,且使人麻木自恋。一个是那耳客索斯(Narcissus)。这是一位美少年,他爱上了自己的延伸——水中倒影,不能自拔,完全麻木。美丽的回声女神厄科爱上了他。但是他不爱美女偏爱自己,爱自己的影子,终于憔悴而死。麦克卢汉的结论是:人对技术即自己的延伸浑然不知,麻木不仁。第二个是卡德摩斯王(King Cadmus)的故事。他战胜凶龙,将龙牙拔下,种在地里,龙牙后来长成全副武装的武士。故事的寓意有两点。一是暗示拼音文字的起源,线性排列的拼音字母和龙牙的排列很相似。二是把拼音文字和武士联系在一起。麦克卢汉的结论是:拼音文字和武士都是人的延伸,媒介的力量奇大无比。

莱文森却认为,人可以对技术做理性选择。

这一本讲认识论、技术、媒介、传播的书,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辩色彩。当然有一点难,难就难在它的深度和广度。可是它的语言却是明白如话的。有人说得好:该书“……充满哲理睿智……然而,不晓哲学的人也能够看懂。其例证富有人情味,从性爱到呵护孩子都信手拈来、十分亲切。对于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东西,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”。

本书初版于1986年,12年后又出了第二版,经受了学术的洗礼。两版均有作者自序。先读这两篇序文,不失为驾驭全书的缰绳。否则,你或许认为它一匹“思想无羁”的野马。

何道宽

2002年4月25日

平 装 版 序

xi 《思想无羁》要传达的最深刻的讯息是,技术总是在增长知识,有时在限制知识,随时在影响知识。岂只如此呢。实际上,技术构成知识,给我们的思想和知识提供物质表现,把我的知识使节派驻到世界上去,派驻到整个宇宙中去。在这个基本的层次上,本书描写的关系,依然如故,和十年前一样;本书论述中征引的理论家和哲学家没有改变。一根牙签还是一个思想的储藏所,其中蕴涵的思想是如何清洁牙齿,如何扮“酷”。一支铅笔依然扮演着思想的双重服务功能。一是用作交流的手段(写得快,非正式,和说话、文字处理相对等等)。二是作为传播内容的具体载体(写的内容等等)。同理,康德洞察到这样一个道理:知识是智能塑造外部感知的结果(\cdots knowledge is the result of the way our mentalities mold our perception of the external world)。其涵义是,色盲者看世界的结果和全色人感知世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今天,康德的洞见依然有效。我们依然可以把它用来分析技术飞跃,不仅是用来进行技术分析以理解世界,而且可以根据我们的规格去重新塑造外部世界。

然而,如果说,支撑《思想无羁》的哲理和原则在过去的十年中维持不变,那么,过去的十年又产生了许多生动的例证,进一步支持和阐明了这些技术的运行机制。本书第5章以戏剧性

的方式描绘了望远镜和显微镜。这两种技术开辟了感知和认知前所未有的领域,在知识演进中起到了尖兵的作用。如今,我们用哈勃望远镜窥探到和太阳系类似的遥远的星系;我们从陨石中残存的微生物化石探测到火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。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证明,生命可以重组,以满足人类的需要。借助基因切片,我们已经生产出许多在“农场”里重组的庄稼,经过重组的奶牛可以生产有医药功能的牛奶。与此同时,人类基因图计划继续快速推进。这项工程指明,在未来的世界中,我们听凭记忆摆布的命运,在许多方面将会处在人类的股掌之中。

《思想无羁》并没有预测一切技术能力的前景。实际上,第 3 章有这样一个观点:预先排除独立自主的人工智能的可能性,似乎是无根据的“蛋白质沙文主义”,然而我们在电脑、程序和机器人方面的成就说明,我们离人工智能的目标还相差十万八千里,从理性上来判断,谁也不敢断言,我们已经实现人工智能。事实上,人工智能最好的例子,似乎比“愚蠢的专家”(idiot savants)还要更加走极端。这些“专家”能够把一两样事情干得很好,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能干。它们和人截然相反。人能够完成难以计数的思想任务,至少是可以干得相当好。不错,“深蓝”(Big Blue)在 1997 年战胜了一位国际象棋超级大师,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孤立的、极端抽象的个案,并不是典型的人的认知——姑且不说,在整个比赛过程中,都有人在积极地调整“深蓝”的程序,很难说它是独立自主的。

对人工智能的前景作评估,之所以困难,部分原因是机器人中的同义反复“tautology”,媒介对这种同义反复作了描绘:最像人的机器人也是由人描摹出来的,比如电影《星际旅行》中的数据指令长就是这样的机器人。因此,我们对机器人的任何人性的感觉,只不过是演员人性的折射而已。必然如此。不过,我还是继续推荐科幻文艺,尤其是阿西莫夫(Isaac Asimof, 1920—

92,美国生物化学家、作家,创作了大量的科普读物和科幻学说。其《基础》三部曲获雨果科幻小说奖,含《基础》、《基础与帝国》和《第二基础》——译者注)的科幻作品。迄今为止,这是人类思索上述令人神往的问题时,找到的最好的形式。

过去的12年中,技术经历了最迅速、最重大的增长,并且对大多数人的认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这是第8章“技术与知识界的全球化”要讲的课题。1986年,因特网虽然已经存在,但是其使用者在美国只有5000万,然而今天全球的使用者之多,已经不知凡几。再者,虽然凡尼瓦·布希(Vannevar Bush)1945年已经对超文本进行了预测和描绘,虽然60年代以来泰德·内尔森(Ted Nelson)也做了同样的工作,我还是觉得,把布希1945年的位置放到第8章的第12条注释里去说,比较妥当。之所以这样做,那是因为他对电脑会议的描绘,而不是由于他对超文本的描绘。这种会议是互动式、非同步的网上交流形式。一对一的网上电子邮件和各种群体交流形式继续增长,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都有。然而,超文本当然是更加典型的网上经验,其使用者和电子邮件的数量一样多。这种经验更加接近今日所谓网络的核心。所谓超文本经验就是:当你点击一个文件中的一个词时,你就会被送到另一个文件的词语、形象或声音中去,而且这个文件也许是在天涯海角,接着你可以再点击那个文件,它又会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。我在最近的一些新作中对超文本作了更加细致的考察。其中一本叫《软性的刀刃: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和未来》(1997)。《思想无羁》描绘网上世界,也描绘人与技术的关系。网上世界使互联网和超文本得以实现。

我的《思想无羁》等著作固有并明白宣示的技术乐观主义;受到了批评。这一点不足为奇。这些人认为,技术是摧毁人类利益的力量。他们认为,对追求倒退的政治经济力量来说,技术至少是得心应手的工具。言下之意是,只有天真地忽视值得尊